

浅草集

赵 赵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浅草集

赵 赴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Qay 42107

内 容 简 介

美丽富饶的长白山区，有称名于世的关东四宝，有熠熠闪光的东珠、质地优美的松花石，有茂密的原始森林、壮丽的天池飞瀑、争奇斗妍的异草山花，有抗联将士的足迹，有各种奇奇怪怪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……这本散文集，会把这一切展现在你的面前。

作者有较深的散文创作功力，文笔轻灵秀美，或见景生情，托物言志；或描画人物，赋陈心曲。情景交融，文情并茂。具有自己追求的风格特色。

浅 草 集

赵 赴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长春市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6开本 10 $\frac{1}{8}$ 印张 2插页 195,000字

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,3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91·921 定价：0.90元

目 录

序.....	[1]
--------	-------

长白山描绿

珍珠的故乡.....	[7]
参花赞.....	[19]
绣锦轴.....	[31]
卧参记.....	[39]
鹿笛.....	[46]
蛙声十里.....	[54]
百花流蜜的时候.....	[66]
明月梨花.....	[79]
金丝.....	[90]
药乡散记.....	[101]
苔花.....	[112]
棒槌鸟的呼唤.....	[124]
泉赋.....	[133]
故里山花.....	[143]
春天的钥匙.....	[152]

散墨与诗行

天涯归舟·····	[167]
墨海波澜·····	[177]
群芳园记·····	[186]
秋声还远·····	[199]
溪流·····	[209]
青云曲·····	[220]
古渡夕照明·····	[231]
在记忆的屏幕上·····	[242]
将军的足迹·····	[253]
小镇陈情·····	[265]

青春的报告

小桥流水人家·····	[279]
报春知·····	[288]
猎人的小屋·····	[297]
渡女·····	[307]
大森林的眼睛·····	[316]
出嫁·····	[327]
冰上桃花·····	[335]
弯弯的山路·····	[344]
金星灿灿·····	[352]
故乡的珍珠·····	[360]

序

在春天里，结下这本小集，心中有些不安，甚至连个书名也起不出来。将它托在手上，禁不住问自己：这就是我在文学创作这条路上留下的足迹吗？如果说这也算足迹的话，那么步子迈得太小了，又是稀疏的，浅浅的，甚至很难连成行列。

走出屋子，登上房后的山坡，呀，春深了！山花开得团团簇簇，挤挤拥拥，各有风韵，惹人眼目。花下，是一片片碧茵茵的春草，短短的，浅浅的。不由得想起白居易的《钱塘湖春行》中的一联：“乱花渐欲迷人眼，浅草才能没马蹄。”不就是眼前春景的写照吗？细细看去，慢慢想来，也是我国文学创作盛景的写照。百花齐放，争芳竞艳，真有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之势（“乱”字应是繁多、旺盛之意）。在这繁花佳葩面前

这本小集子只是一片浅浅的小草而已。

草，虽然浅浅，但也是阳光抚照的结果。

“寸草春晖”四个字，说得多么恰切呀！这片浅草，是在党的文艺路线、方针和政策的抚照下萌生出来的。即或不能长得高大，开不出俏丽的花朵，但它同样得到了春晖的温暖和爱抚。寸草之心，不仅要丰记春晖的恩情，更要敞开心扉，让春晖照彻心田，吸取光和热，长，快些长，不负春晖之望。

草，虽然细小，但也是无边大地的儿女。如果没有沃土，小草怎么会长得出来呢？如果没有这波澜壮阔的时代，没有这丰富多彩的生活，没有这朴实勤劳的人民，怕是连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的。浅浅的春草，也是大地滋育的。是草，就该把根子扎在泥土之中，汲取营养，长，快些长，不负母亲之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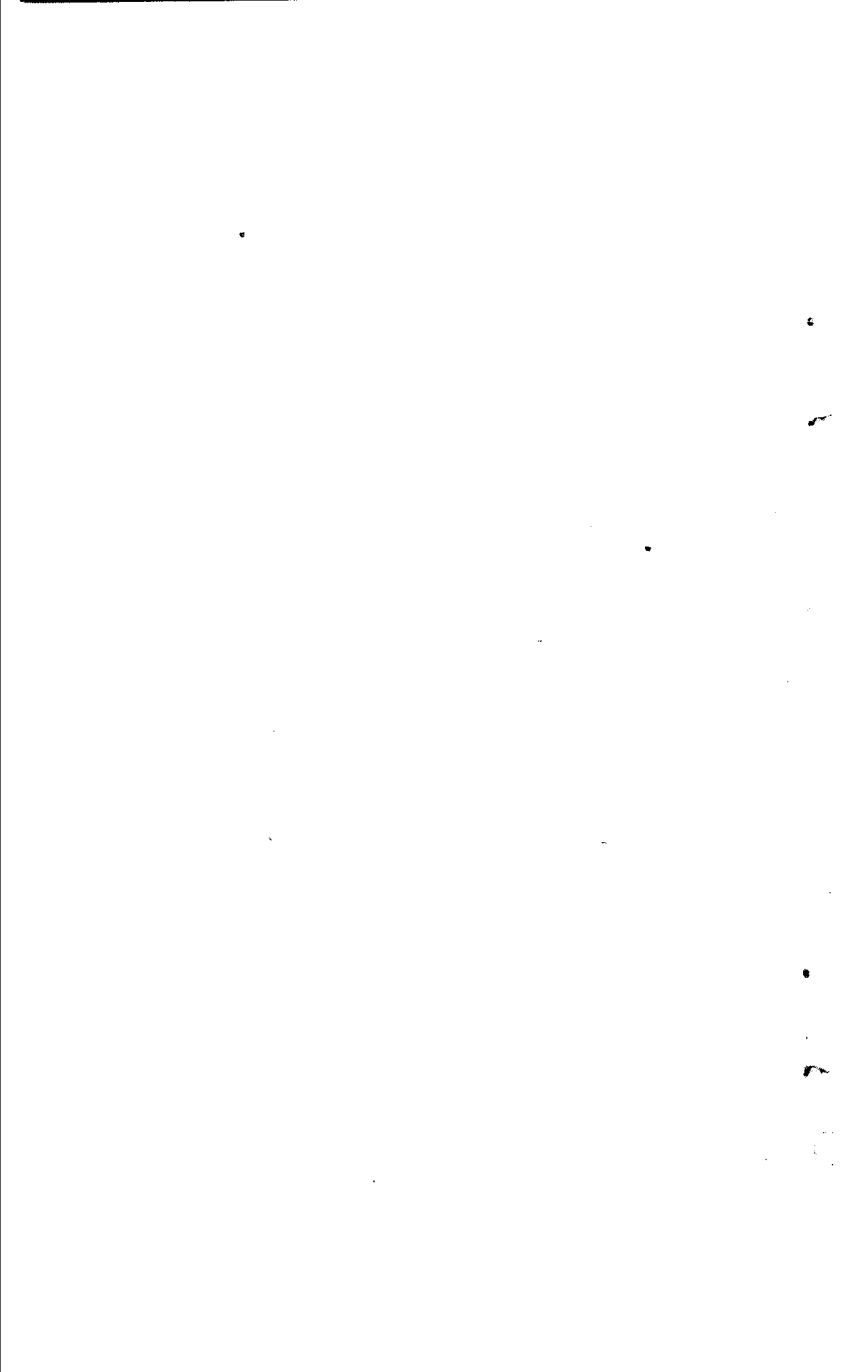
草，虽然柔嫩，但也是饱含风儿雨儿的深情厚意的。没有和风的吹拂，没有细雨的润洒，就不会鲜绿。浅浅之草，怎么会忘记那些把见识作为和风，把心血化作雨滴的编辑同志！现在，吉林人民出版社将这片小草放在百花园内，为了映衬姹紫嫣红的花朵，更为了让浅草长高长茂。是草，愿和风频吹，盼细雨勤洒，长，快些长，不负师友之意。

想过这些，那种不安的心情去了，倒是添了

几分力量和勇气，连书名也有了，就叫作《浅草集》吧。集一片浅浅的春草，能为大花园添一点绿意也好。

作 者

1983年春于通化玉皇山下



长白山描绿

小学生写大楷，一只稚气的手。
精心地描下了那些绿色的大字，
可是，描得再象，也不及原来。

——摘自日记





珍珠的故乡

这封信不用启封，我就知道是从故乡寄来的。信皮上的山水画跳动起来，山是故乡的山，水是故乡的水。哪一座山不使我神往？哪一条水不叫我缅怀？于是，藏在长白山怀里的双龙村，就在这个小小的信皮上跃然活现了……

双龙村是个美好的地方。背依着金龙山，银龙河又从它的脚下静静地流过，显得十分秀逸。金龙山上的土地油一样肥，银龙河里的东珠星一样亮，可那时候，双龙村人的生活，却象黄连一样苦。我忘不了金龙山下朝南开的三、四十个洞口，那就是我们的“地窖子”住屋；我也忘不了东头第三个黑洞里的土炕上，饿得哇哇乱叫的那个蓬头垢面的方兰丫头；我更忘不了人们在昏沉沉的松明下，满脸苦愁地剥着蛤蜊（蚌）……这一切自然是过去，可是现在的双龙村该会变得怎样了呢？

于是，我把信扯开了。

突然，从信里滚出个圆滚滚的东西来，白莹莹的，闪着皎月般的寒光。说它象玉石，它比玉石更光滑；说它象琥珀，它比琥珀更透亮。我把它托在掌上，贴在胸口，恨不得含在嘴里。二十年没见到了，这是我们故乡的东珠！

东（北）珠是在蛤蜊里长成的。老辈人说，蛤蜊张开壳时，灌进去小沙粒，沙粒慢慢长在壳壁上，天长日久，长得圆圆的，亮晶晶的，这就是珍珠。因为南海也有珍珠，也就有了“南珠”与“东珠”之名了。珍珠是很好的装饰品，也是极贵重的药材。特别是银龙河的东珠，在清朝就是贡品，与长白山里的人参、虎骨同样负有盛望。也正因为这样，旧社会的“珠子捐”，压得双龙村的人喘不过气来。

我一口气把信读完，这信原来就是方兰丫头写来的。信虽不长，却带来了家乡人深厚的情意。我望着眼前晶莹的东珠，一时思潮汹涌起伏，当年银龙河上的情景，又萦回心头。我决定回家乡探望一次。一路上换了几次车，又步行了四十来里路，终于来到了朝思暮想的故乡。

一眼望见银龙河，心里热呼呼的。我在金龙山上长大，我在银龙河畔学会说话。我没有走桥，脱了长裤蹚了过去。一拐弯，就看见金龙山下排排整整齐齐的房屋了。新苫的麦秸屋顶，

在日光下金霍霍的，那一方方玻璃窗，返着明亮的光彩。进得村来，家家屋檐吊着药材、山果、干菜，好不丰富！哪里去找昔日穷困的痕迹？我当然有些扑朔迷离之感，亏得一个孩子把我领到方兰家。

方兰的妈妈——方大嫂虽然脸上添了皱纹，可每一条皱纹里都堆满了新生活的喜悦；虽然她的青丝染上了霜雪，可每一根白发都放着亮光。她用好饭好菜招待我，又急切地告诉我她这二十年的生活。我无意间发现墙上有一张画儿，画着几个人在一条河上打珠子。看那河流和两岸的山势，以及那光光的石壁，很象“吊水湖”。“吊水湖”可不是个平常的地方啊！

银龙河上有三个珠场，一个叫鸡冠砬子，一个叫鸭子巴掌，这两个地方容易去，蛤蜊被打得少了。还有一个珠场，就是吊水湖。离村子四十来里地，全是降烟起雾的深山老林，成年见不到太阳，连野花都没有红的。河水本来是在一条不怎么宽的沟里流的，到了这儿山冷丁断了下去，有一条大沟，二里多地长，沟帮全是明晃晃的石砬子。水从这儿一下子跌落二十余丈，气势可大了！水猛然冲到湖底，带着黄豆粒大的沙子返上来，腾起一片黑黝黝的浪花。这浪一人多高，一冲一丈多远，这便是七七四十九级黑牛浪。下边浪花变白，叫五十一蓬白马浪。白马浪下水才平

静些，可是石砬却又高出十数丈，人若要想下湖，非得过黑牛浪、白马浪不可。从古至今，就是方兰的父亲方山大哥下去过一回。我心里暗暗叫道：“好大胆的兰子啊！”突然，我发现，那幅画上还嵌着两颗又大又亮的东珠，我惊喜地问道：“大嫂，兰子到底打上来的这样的好珠子？”我知道，除了吊水湖，出不来这样的珠子。

方大嫂立时收敛了笑容，稀稀的眉毛压了下来，我的心也顿时一紧。她瞅瞅我，又瞅瞅那珠子，好半天，才惨然一笑：“这还是你从洪家大院拿回来的。”

我再也说不出话来，二十年前的事儿清清楚楚地兜上心来。

那一年，我的邻居方山大哥的庄稼长得格外好，眼看要熟了，洪二鬼子又逼人打珠子了。方大哥为了尽快地交上珠子，好把庄稼收拾回来，执意要下吊水湖。方大嫂一想，那两个珠场也没啥打的了，到了大雪封河再缴不上珠子，方山就得去给日本鬼子打劳工，那是死路一条，方山大哥也只好下吊水湖了。

方大嫂用吊筐把方山送了下去，坐在石砬子上等着，心在水皮上荡着。方山的水性虽好，可是在吊水湖里也分外吃劲。他钻进水底摸蛤蜊，摸上来放在筐里，方大嫂拉上来剥。真是珠子湖

啊，头一筐就打到六颗。

打到半过晌，打了二十四颗珠子。方大嫂扔了三次石头，叫方山上来。这时，方山已精疲力尽了，身子有点做不了主。他试着往上游漂，身子却向下沉。他立时醒悟：这是漩涡！猛一翻身，手脚一齐用力，拿出看家本事——扛水，漂出水面，向前挣扎。相持了一会儿，便被漩涡带了进去。方大嫂在上面看得真切，哭叫起来。这时，方山又钻出了水面，微微扬起头来，嘶声喊道：

“兰子她妈，想办法领着孩子过吧。有难处找她孙成叔……”方山沉了下去，方大嫂呼天叫地。到底是方山，第三次钻出水面，尽管声音小了，方大嫂还是听清了：“千万别心窄……”

方大嫂失魂落魄地拿着二十四颗珠子，一步步挨回家来，抱住兰子，哇地一声，昏了过去。洪二鬼子得信赶来，假惺惺地挤了两个眼泪瓣儿，说：“皇军又有文告，男子凡不是病死的，得交三年的珠捐，三八二十四……”就这样，方山用生命换来的珠子，白白地到了洪二鬼子的手里。

我一看，穷人没活路了。当晚，我跳进洪家大院，劈了二鬼子，夺回了二十四粒珠子。又怕连累别人，用手指蘸着二鬼子的血，在墙上写下“孙成杀的”四个字，把珠子交给方大嫂，流了一回泪，连夜逃跑了……

我抬头瞅瞅墙上的珠子，说不出话来。

“孙成兄弟，那珠子可有用了。我三年交了九粒，送给别人十三粒，救了五家人哪！还剩这两粒，一粒，我自己留着，这就是你的方大哥；一粒，留给方兰，那是父亲唯一的遗产……”

我没想到这二十四粒珠子，又做了这么多事情。

“大嫂，兰子到底下了……”下边的三个字我没说出来。

方大嫂擦擦眼睛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她叔，你去看看吧，吊水湖也不是过去的吊水湖了。”

难道说吊水湖变得没有过去那么险了？

第二天，我就跟着给兰子她们送米的大车，奔吊水湖去了。这条路我是熟悉的。山水依旧，情景一新。一路上柳欢花笑，鸟唱枝头。赶车的青年人，向我述说了以下事迹：

“这事儿是方兰她们几个人发起的。

“方兰是俺的团支部书记。那天她到团县委去开会，听说有人抓中药抓不起来，就是少一味东珠。她回来和我们一说，我们就想干一场。团支部就写了份建议书，递了上去。头几年我们搞生产恢复和建设，后来又连续三年和自然灾害斗争，很少打珠子。这两年，我们修的水利有用了，不怕什么灾害了，珠子也养得不大离儿了。所以，我们的建议一提出来，嘿！社员个个举手